

# 淡黄浅绿枣花香 深情绿梅惹人爱

——读阿慧的中篇小说《俺和平》有感

■张继涛



秋日午后，阳光温暖。我偎在阳台上的沙发里，看阿慧姐的中篇小说《俺和平》。

风轻轻从窗外掠过，我听到了小米粒样儿淡黄浅绿的枣花轻轻飘落的声音，在枣香飞舞的时光里，我看一个美丽的叫绿梅的女子款款地踏进了我的心房。

这是我两天来第三遍看《俺和平》。

本来是没打算看的，这期《大河文学》寄过来两个礼拜了，一直在我桌上放着，由于工作繁杂，也就没有翻一下。因为电脑每次开机都要两分多钟，在等电脑开机的时候，想着闲着也是闲着，随手拈开了这本杂志，看两眼，用来打发这两分多钟时间。恰巧翻到了这个中篇小说《俺和平》，顺眼瞄了一下，这一眼不当紧，等我眼角湿润抬手擦拭的时候，才发现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。“这是谁写的，这么吸引人？”赶紧翻回到前面，一看作者，哈，我笑了——阿慧姐！

我从来没有过看完一个作品非要说几句不可的强烈感觉。看完《俺和平》后，我忍不住了，有些激动，想说几句什么，想发个短信给阿慧姐，又不知编写什么好，就直接打电话过去，语无伦次地说了一气，放了电话。我坐在那里，忍不住从第一行第一个字开始，又认真地看了下去……

《俺和平》的语言风格和小说构架都给人很舒服的感觉。小说通篇用散文诗式的语言叙述，给人以抚慰心灵的感觉。描写枣花时，“风把身后老枣树密集的枝叶摇起来，在一群女人的头顶上潇洒地甩了甩，撒下几把淡黄浅绿的碎花。有几朵落上我敞开的书页，没有听出任何声响，也没有多少花香，只是在书页上散乱地开着，娇小得如刚煮开的新鲜小米粒”，描写绿梅初去和平家的路上时，“草叶上惊飞三五只嫩黄色的粉蝶，从她的脚尖忽闪着翅膀起飞，又在她脚尖落下的地方收拢翅膀……粉蝶起起落落，犹如她几个月来飘飞的心事”，描写绿梅与和平初见时，“他洁净的白衬衣利落地扎进军绿的裤子，背后一轮初升的太阳……她轻吟一声，靠上身边的老槐树，他与她擦肩而过的一瞬，她成了一具轻飘飘的空壳”……很多很多，带我走进了充满诗意的画境。在结构布局上，没有大跨度的辗转腾挪，好像是你对什么好奇，她就写什么，仿佛是贴着读者的

思绪往下写，让你不得不一气读完才停下。

《俺和平》最吸引我的，是阿慧姐塑造的绿梅。她是平凡的豫东女子，她丑得很明显：矮，又黑又胖，像个枣核，三颗大板牙，两个粗鼻孔。但她勇敢、痴情、美丽，甚至伟大。她敢爱，爱得痴，爱得柔，爱得真，爱得火，爱得磊落。她用爱征服了一心要摆脱丑名声的李家女人们，征服了“不在教门的不娶，长得丑的不要”的公婆，征服了被她吓得“窜”回了李庄的和平达。她响亮、亲热地昵称她的爱人“俺和平”，即使被大奶奶数落了，她依然把她幸福排山倒海地喊出来，多么温暖，多么感人。她和路遥《人生》里的巧珍一样，善良、温柔、可爱，虽然她没有巧珍美丽，但她的心和巧珍一样美丽：爱上了谁，就把整颗心掏给谁！

《俺和平》感动我的，不只是和平达和绿梅婶甜蜜的爱，更有她们在灾难来临时爱的担当和付出。和平达被大火烧伤时，绿梅追着医生割她的皮换给和平，挨家挨户拿着水果糖给乡邻说好话，回到娘家给爹娘和哥嫂一家人说：“俺男人无论变成啥样也都是俺男人，你们笑话他就是笑话我，你们要是嫌他丑，俺这就转身走人，永远不登娘家门。”

当绿梅被检查出来肝癌晚期时，为了绿梅“俺要死在你怀里”的要求，“和平达依靠在床头，怀里是他亲亲的绿梅，他紧搂住她，就像搂住自己的生命”，十二天的搂抱，十二天的呼唤，直至绿梅在和平怀里幸福离去。这动人的爱，让人长叹，让人扼腕，让人落泪。满满的温暖，满满的感动，触动了人们心灵深处最温柔的部分……

《俺和平》不但描绘了普世真爱，带来了温暖，传播了正能量，还带来了传奇，绿梅死后两年不腐的尸身和绿梅幼时和奶奶的戏言“你家男人在哪里”“城北一拐弯李庄哩”，给绿梅与和平的爱情注入了必然性，给小说增添了更多的可读性。

花朵深深开，枣子落下来。我认识阿慧姐有些年头了，只知道她是散文名家，没想到中篇小说写得这么棒。绿梅上树晃枣的莞尔，和平为难找杏的可爱，描写得多么生活。文中叫“花朵儿”的她，用眼、用手、用心给我们讲述了一段传奇人生、真爱故事。看来，她潜伏得够深啊。说不定，下次一出手，会甩出一部长篇小说来。

我拭目以待。

■宁高明



爷爷喜欢种树，可从不种那些名贵的树。他说：“咱庄户人家不图金贵，就图个实惠。”所以爷爷种的最多的是榆树。

榆树的树干用处不大，用做架房的檩条它容易弯曲，用做家具的材料它容易走形，故村里人不大喜欢种它，可我爷爷喜欢。我家的院子很大，除了堂屋四间外仍有方四丈的闲地，于是我爷爷全部种上了榆树。到我记事的时候，榆树已经有六把粗了。

可是我不喜欢榆树。原因是我喜欢爬树，榆树的树皮疙瘩瘩的，上面布满了许多

“我这是十八棵，中天才三棵。”我父亲

## 老榆树

■宁高明

多灰尘。我每次爬过树之后，不仅手磨得生疼，而且身上蹭了许多灰。更何况每年夏秋之际，粗大的树干上爬满许多榆蠹虫。这是一种散发出怪味的虫，闻起来令人作呕，黄黄的身子，黑褐色的脊背，密密麻麻地挤成一片，看起来就令人恶心。如果不小心碰到了，身上黄黄的像抹了一层漆，洗都洗不掉，更可恶的是这些幼虫一旦变成成虫，它们不仅将叶子吃得精光，而且拉出来的屎落得满院子都是，让我扫都扫不净。

有一年夏天，村子里来了个收树的小贩，父亲把他领进院子里。小贩只瞅了一眼，头就摇得像拨浪鼓，说：“树也很粗大，只是弯弯曲曲的没有一棵是成材的料。”我父亲听后急了。我大哥刚考上大学，他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。他追问：“你也不用卖关子，你看值多少钱得了。”小贩不急不躁的，他瞅瞅这棵，望望那棵，不时掏出卷尺量一量树身，然后又皱皱眉头算了一会儿，才慢吞吞地说：“院子里十棵，院外八棵，一共十八棵，看在乡里乡亲的份儿上，不多不少我给你两千块。”父亲很不满意，他说：“太少了。前天你买中天家的三棵泡桐和我家的榆树粗细差不多，你张口就给两千。中天不依，你又添了二百。我这十八棵榆树难道还不值三棵泡桐的钱？”小贩又将十八棵树逐个仔细地看了一遍，好像极不情愿似的说：“罢了，也就两千吧，再多我就不要了。”

“我这是十八棵，中天才三棵。”我父亲

依然不依。小贩却说：“多也无用，都是烧柴的料。”说什么也不肯多添。父亲无法，家里等着用钱哩，他咬咬牙答应了。小贩正要伐树，正好我爷爷回来了，他说什么也不卖，生生把小贩给撵走了，气得我父亲有好一阵子不答理他。

我很不理解，就问爷爷：“这树再长也不成材，爷爷你如何不卖？”爷爷却摸着我的脑门说：“孩子，如果有人救了你的命，你会怎样报答他？”

“感谢啊。”我头一歪，认真地说。  
“你会拿刀子捅他吗？”  
“不会。”我摇摇头说，“感谢还来不及呢。”

“可这些榆树曾经救过我的命，四三年

咱们河南大饥荒，村子里的许多老少爷们儿

都饿死了，我却靠吃树上的叶子活了下来。”

说着说着，爷爷眼圈红了。

如今爷爷已经不在了。可这十八棵榆树仍然健在，尽管有些老态龙钟的样子。由于村民们都不喜欢种榆树，除了我家这十八棵榆树之外，村子里再也没有了。榆树少了，榆树的害虫也少了。每年春天，榆树上都会结出一串串青色的榆钱，像展翅欲飞的青蝴蝶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城里的许多酒楼饭店就会到我家里来购买榆钱。如今城里人吃腻了鸡鸭鱼肉，也喜欢吃蒸榆钱了。一个春季过后，我家可以增加一千多元的收入呢，再有小贩来买树，我父亲反而舍不得了。

## 秋天深处(散文诗三章)

■李艳春

### 河堤一棵树伐倒了

沙颍河畔。一群伐木工人正在伐一棵大树。

摇摇欲坠。大树庞大的身躯，如农家一个待宰的肥猪。“砰”，它悲怆地倒在大地母亲的怀抱。

住在树上的小鸟，顷刻，无家可归了。

盘旋。哀鸣。绕树三匝。

这里将要建成滨河公园，没有人通知鸟儿这里将要拆迁，更不要说赔偿事宜。

据说，故乡划到市里，也在忙着拆迁。而我，也和鸟儿一样有家难回吗？

起风了，寒冬就要到了。

### 落叶是写给大地的一封信笺

辽阔的原野，稀疏的大树，落叶让田野更辽阔。

一片片，落叶成阵，如蝶，翩飞于岁月深处。

一群鸟儿，飞起来。分不清哪是鸟儿，哪是落叶。

树木缄默不语。落叶，就是自己的心语，已经寄给了大地。

老家的表哥，去世了。这个季节最重的叶子。砸得亲人心疼。

有风吹过，新翻过的泥土，散发着芳香，有农人轻轻播种麦子。

不久，这里将长出绿油油的希望。

已经种到大地深处的表哥，安息吧！

### 生命的篝火

细雨，红红的柿子，晨间的沙颍河，一派明净、安然。

一缕蓝色的篝火，燃烧在寂寥的路旁。

轻轻地，若有若无，如欲说还休的眼神，和迷离朦胧的诗句。

薄薄的寒凉里，有一种暖，直抵心间。

不要告诉我，这个世界，一片荒凉。

此刻，篝火蓝色的舞蹈，告诉我，世界还有爱和温暖，以及感动。

世界的本质或许是残酷的，但那缭绕的诗意图和情谊充盈其间，已足够美好。

生命，是一堆篝火，燃烧自己，温暖别人。

## 霜降

■王雪奇

### 霜降是什么样子

南方人可能体会不到他们找不到霜的影子

也许霜不愿在那降落

也许霜愿意降落北方

特别是中原大地

清晨有点冷

向远处眺望，一片白茫茫

青青的红薯叶黑了

放眼望去像一片黑木耳

把麦苗儿衬得绿了许多

大地变得会呼吸了

一股股热气在地皮上飘浮

菜园里

老菜农把一堆堆麦糠点燃

冒着浓浓的白烟直冲云天

仿佛要把天空熏破

一棵茄子

叶子落得光秃撇下几个小茄子

小茄子失落地低下头

像个没娘的孩子

老菜农

打了一个冷战

好像冷了许多

眉毛长了许多

胡须也白了许多